

# 散文 中秋父训补记

■曹锁印  
每年的中秋，我大都要和家人一起聚餐一次。又是中秋，这一天，我独自在蜗室内听着古乐，遥想家乡的月色，思绪回到了2006年的中秋之夜。那个夜晚，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教诲。  
2006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全家在郾城的香陈湾游园吃晚饭。月色皎洁，水波不兴，全家人大大小小十几口在园中尽兴畅游。傍晚时分，就在园子里就餐，席间，兄弟依次敬酒，各表祝福之情。一番热闹之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却正襟危坐地给我们兄弟姊妹上了一堂家训课。  
父亲当时的神情面貌我至今记忆犹新。“以往我没有给你们讲过话，今天咱们全家人很齐，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几个说说。”父亲一开言便是一脸的庄重严肃。“你们都长大了，各自都成了一家子人家了。我相信你们能处理好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但是作为长辈，还是想把一些想法和体会告诉你们，也算是尽到长

辈的责任”。父亲的朴实使几个晚辈也都凝神下来。接下来，父亲讲到：“我希望你们要珍惜四个方面：一要珍惜你们的工作。现在就业这么难，不管你们是靠个人奋斗也好，还是家人帮助也好，你们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这是我和你们妈妈最感到欣慰的。你们一定要懂得珍惜，要尽职尽责，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对得起你们所拿的那一份工资。二要珍惜你们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按老话说，‘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你们能有健康的身体，对我们作父母的来说，是最大的愿望（父亲的原话我记不准确了，他大概的意思是教导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除不良嗜好）。三要珍惜你们的家庭。人与人能结成夫妻是一种缘分，我希望你们各自都把你们的家庭经营好。夫妻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样才能和美一辈子，在这方面更要给你们的女子做好表率。四要珍惜财物。现在生活好了，物质的东西丰富了，也不要

浪费。”父亲说话的语态很缓慢，语气里透出一股苍凉的感觉。  
也许是席间喝了一点儿酒的原因，父亲的话竟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的父亲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参加工作后受组织教育的影响很深，所以，他的话是他的人生体会，是肺腑之言。那一年，他七十四周岁。  
光阴荏苒，一恍惚十年过去了。我们姊妹四个，无论家庭生活还是工作状态都有了一些变化，可谓是芳泽杂糅，有值得庆幸的成就，也有扼腕叹息的遗憾。我冥冥间觉得是对父亲那番训导的一种应验。可喜的是父母年事虽高，却日渐豁达，对人情世故能够放得下，也更懂得养生，身体依然是那么健硕。父亲每天早晨都坚持锻炼，还能够大步流星地环绕房后的花园疾走，只是这些年没有再给我们上过课。  
忆想当年，宛若眼前。今年的中秋又将到来，相信，今年的月会更圆、更亮！

# 随笔 月儿圆圆话酒令

■李季  
中秋时节，家人团聚，席间难免小酌，干喝酒又难免沉闷，有酒令就不同了，酒倒下去的速度就快得多。《红楼梦》里面联诗、抽签那些高雅的酒令，我们玩不来，我们玩的是简单易行、喜闻乐见的酒令。  
最早学会的是“老虎杠子鸡叨虫”，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吃虫，虫蚀杠子，一个管一个，非常简单，是学生时代玩的。刚工作的时候，开始学划拳，看似简单，其实是对心眼的，很多人划拳伸出的数都有规律可循，像我伸出的数，先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避都避不掉，所以划拳经常是输多赢少。  
老虎杠子和划拳只适合两个人玩，三个人玩的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这三组数一个人占一组，三人同时伸手，对着谁的数了谁喝酒。三人之间，心事就不好猜了，所以很多时候就凭运气了。  
猜宝适合两人之间玩，也适合多人玩。两人之间就是猜对方手里有宝还是没有宝，猜对了不喝酒，猜错了喝酒。多人之间，有几个人，庄家手里要握多少根火柴棍或弹子、纸团之类的小东西，挨次往下猜，谁猜对庄家手里的数谁喝酒，都没猜对庄家喝酒。  
多人之间还经常玩的是“明七暗七”，按顺时针或逆时针依次往下数数，碰见“七”有直接或间接亲属关系的数，像“7、14、17、21、27、28”等这些数，不能数出来，要说“过”，数出来或数错了算输要罚酒。“27、28”是个关键点，到这里最容易出错，往往容易迷惑人，要不就是连着喊两个“过”了，一到“29”反应不过来出错。出错了，三两个

人都大笑嚷着抓紧喝酒，不喝酒不往下进行。  
用扑克牌行的酒令也非常多。比较好玩的是两人之间猜牌，一个人抽出一张牌，对方看不到的情况下猜这张牌是什么数，有三次猜的机会，第一次猜中了，执牌人要喝三杯酒；第二次猜中了，喝两杯；第三次猜中了，喝一杯；猜不中，猜牌人喝一杯。猜牌不仅斗心眼，还有很大技巧。一般的猜家第一次猜的都是中间数，执牌人要数出自己的牌点比猜牌人猜的牌点是大还是小，这样猜的范围就缩小了，第二次猜还要说出猜的点和实际点的大小，范围进一步缩小，到第三次猜可能就是在三四个牌点之间猜了。还有一种是每个人发六张牌，比三次，第一次各出一张牌比牌点的大小，输者喝一杯；第二次各出两张牌比十点半，输者喝两杯酒；第三次各出三张牌，比拖拉机，输者喝三杯酒。这也需要技巧，一般都会把好牌放在最后三张，力争不喝那三杯酒。但是牌太差，就要权衡一番了，看看到底能避开哪个酒为好。大部分人的牌和自己的命运一样都是不好不坏的，这就需要用心去配牌了，配得好一个不输，配不好全盘皆输。还有一种玩法是每人发一张牌，贴在额头上，别人都能看到自己看不到，然后喊“大的喝，小的喝”，感觉自己的牌点会输，可以喝小杯换牌，没人换牌就比牌点，大点和小点都是比较吃亏的。  
这些酒令，以前经常玩。那时候是和单位同事或朋友们在一起喝闲酒，图个热闹行行酒令，酒会喝得比较快。近些年来，在正规酒场上，都是敬酒，敬来敬去的也没少喝。要不是就是，三两个

人聊着喝着，没有酒令总是热闹不起来。大多数的酒，还是自己喝的。对着书，看几眼，抿一口，书中没有颜如玉，酒里却有忘忧草。



国画 冷月照人美 姜彦君作

# 散文 亲历的两次大学报到

■刘付臣  
同样是九月，同样是大学报到，但时隔二十多年，我和儿子两代人的两次大学报到却有了难以想象的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入了许昌师专，尽管是复读一年考取的，也只是个大专，但对于常年在田地劳作的父母来说，确是天大的惊喜。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从学校领到通知书回家时，他们便忙不迭地一个让我赶快拿出来看看，一个让我赶快给他们读读，似乎完全忘掉了从小学到高中十多年间供我养的种种辛苦和付出。等我读完，不识字的母亲更是小心翼翼地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脸上的皱纹一时间似乎舒展了许多，眼角也挂起了泪花。  
不过，开学报到日子临近的几个晚上，父母屋里的灯总是亮很长的时间，他们似乎在合计着什么。我知道，父母在凑我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期间，我出门的姐姐，还有姑姑，包括和父亲和厚的乡亲都先后登门送上了30元、20元、5元不等的钱，说是给我的路费。但我知道，亲戚和乡亲们凑的钱离通知书上580元的杂费还差一大截，如果加上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那就更远了。  
果然，一天清早，母亲匆匆吃了点早饭，便对我说：“我好久没见你舅舅家了，等会我要到他家一趟。”其实，舅舅几天前就已经过去给我盘缠，母亲娘家的门头大，这次去，肯定是母亲想让舅舅在近门的几家中借些钱。

中午饭前，母亲赶了回来，也许是十多里地的来回奔波，母亲显得很劳累，脸上也看起来很无奈。父亲边给母亲倒开水边问，咋样？母亲的回答很弱，我没有听清楚，只听父亲随后说了一句：“哎，他们也不容易，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吧。”  
也就是母亲到舅舅家的第二天，因为要到城里办我的户粮关系，直到傍晚，我才回到家里。初进家门，我突然感觉院里显得有些空荡，不用仔细瞧，院里的两颗老榆树已经不见了。想想从小一直为我遮阴挡阳的老榆树，回味每年初春时节父亲用竹竿绑着镰刀够下一串串嫩绿的榆钱，特别是母亲拌面蒸熟的热腾腾的榆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真的要报到了。母亲亲手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褥子；父亲和我一起买了毛巾、牙刷、牙膏等必备的生活用品；其他的是我的一些衣服和要带的书籍。如何将这些东西？父亲本来说要给我买两个军用黄帆布大挎包的，可等到最后父亲说，那东西也只是送你的时候用一用，以后就很少用着了，闲着怪可惜的。其实父亲说的话我完全明白——父亲本来也想让我亮堂堂地去报到的，只是有心无力了。  
就这样，我用了一个化肥袋、一个大的蛇皮袋和一个我上高中时的小黄挎包包起了我的“大学梦”。一切就绪，母亲不停地问我，还有没有东西忘装了，想想，再想想，别忘啥东西了……  
因为有大大小小的几个袋，又考虑到我从没出过远门，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入

学。我和父亲分别扛着行李离开了家门，当时已是秋天，秋风乍起，父亲有些花白的头发不时被风吹起，显得有些凌乱，经过一个夏天烈日的曝晒，父亲的脸庞也显得粗糙和黝黑，但他是我出门的靠山和力量，是他引着我，在经过三轮车、长途公交车、城市公交车的几次换乘和奔波后，把我送到了大学校园并找到自己系的新生报到处。随后我们又东奔西走了大半天，交了学费、书费、住宿费等一系列费用，分到了宿舍领了住宿用品，临近中午才能坐在宿舍的床上喘口气。那天中午，父亲和我在宿舍里吃了母亲早起烙的油膜。没顾上喝上我新打的茶水，父亲便给我说：“家里正忙着那，我得回去了，你在这安心把书读好就行了。”我执意要送父亲，可他哪里肯。等到从四楼窗户口里看到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鼻子不由得酸了起来，眼睛也不知道啥时候模糊了……  
艰难岁月，真是不堪回首；父母的慈爱，真是刻骨铭心。光阴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  
2015年8月，儿子拿到了北方一所本

# 诗歌 中秋畅想

■何晓辉  
颖水长流 莲动心舟  
中秋  
我们又到小商桥 受降路 河上街  
踱步、行走  
徜徉于八千年的岁月长河里  
在凤凰台放歌  
在小校场上点兵  
在古驿站里 临窗赏月 听马蹄弹奏  
用一支七音骨笛 吹醒灵湖的波涛  
抚平 柳叶眉心的水皱  
再请你  
用你黛墨的眉笔 刻画一次  
裴李岗的图腾 玉籽的岩岫  
拨动凤凰的琴韵  
看澧河畅享落日 看沙河滩头  
童叟仰纸鸢 看老母携手幼女  
铁水牛旁 古槐渠前  
轻唤鱼儿 轻唤斑鸠  
没有任何一座城池 能把  
南北的山川 东西的河流  
勾勒得如此美丽  
只有漯河的街区、道路  
纵横交错、铭记了祖国的锦绣

我们来到慎慎文化园  
回眸 回眸那栩栩如生的象形文字  
缅怀五千年 人文挣扎的  
舍得与追求

沙澧长流 彩虹飞逝  
中秋  
我们在碧螺堤岸  
在山水纵横的街头  
在芳菲的校园里  
在朗朗的校园下  
曼妙地行走

# 守望

■梅丹丽  
风化的小木屋 被颼颼穿过的岁月  
刻下一道道伤痕 皸裂的纹路  
像百岁老人的脸 写满沧桑  
又略带惆怅地守望  
檐下的月季花  
剪了又发 春肥秋瘦  
在经年消长中 静看风云变化  
不知道 头上何时偷生了白发  
声音悄然粗哑 这些都不用管  
只用坚实的脚步  
去丈量生命的长度  
如果 前进的路上 偶遇风霜雨雪  
记住 不要怕  
它们 是为了让你来年开花

# ●随笔 不忘初心

■王文娟  
去年，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清华美术学院高研班刘贞麟导师应邀来漯讲授中国画传统花鸟画。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艺术天赋的人，刘老师传授的梅兰竹菊的绘画技法，对于一个初学国画的人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带着笔墨，揣着一颗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奇迹往往蕴藏在冥冥之中，刘老师的第一节课，便深深的吸引了我，从传统文化到国学经典，从人格修炼到涵养提高，从中国画的起源发展到派别风格，从神情意趣到笔墨气韵，无不映射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彰显着民族文化的魅力。  
在遇到刘老师之前，我画画常拘泥于造型完美、外观漂亮，忽视了中国画的筋骨和气韵，意境和血脉。通过这一年的学习，随着刘老师传授梅、兰、竹、菊、牡丹、荷花的画法，我渐渐读懂了中国画的气韵和神采，明白了力量的转换，节奏的调整，笔锋的松快，提按的变化，关系的争让，强弱的体现，领悟到了松松紧紧，虚实实实的用笔原则。知道了“力能通神”的原理，“行笔必力透纸背，杀笔入纸”的法则，深层次的理解了“得意而忘形”的境界。  
刘老师要求我们苦练书法，给我们示范讲解如何写好篆书、隶书的方法，如何将书法与绘画做到合理转化和渗透，绘画中如何借力使力，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书画同源，“画法全从书法出”的定论。

刘老师强调“笔法是中国画技法的灵魂”，笔力是笔法中的基本功。由于我平时疏于练习，总爱投机取巧，兰竹一直画不好，笔力更是无从谈起。通过刘老师的悉心指导，加上自己静下心来后的认真领会和潜心练习，笔力虽无法在短时间内精道练达，但在兰竹的书写性上也有了长足进步。刘老师教我们画国画时要用意念来画，虽然说现在还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谛，但在一年多的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画要靠心神合一，就像刘老师说的画画就像在折射一个人的思想，反映着一个人的性格，表达着当时的一种情感。刘老师要求用笔上磊落、干脆，而且要有笔意、有意境。境界是含在笔墨形象里面的，不是空洞地为笔墨而笔墨，而是要意到笔到。  
刘老师的作品精妙之处主要体现在墨法、笔法上面，尤其是在墨法的表现上，酣畅浑厚，渗透着一种东方之美。仔细品味他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一直致力于笔墨古朴典雅，画面疏朗简约，意境空旷淡远的表现手法，大部分作品充满厚重拙朴、诙谐儒雅、饱含快乐的力量。这不正是文人画理论中所希求的吗？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同学们都如此深爱刘老师的作品。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新的学期里，我依然会脚踏实地，追随着刘老师的足迹，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也依然会心存感激，泼墨素宣铺，提笔春风沐，陌上尘无往，以此慰吾心。

# ●小说 认怂

■张国绍  
一个好女人，可以改变一个男人的命运。这话用在吴征身上，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  
大前年，我刚入钓鱼圈时，对河边的钓友，一个也不熟悉。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便是这位吴征。  
吴征短胖，一脸凶相，光头上左一道右一道，布满刀痕，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良民。加上他嗓门儿大，一张口脏话连篇，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极其恶劣。  
后来，有人告诉我，吴征是道上的大哥。因为犯伤害罪，被判刑入狱过好几次。吴征的原配已离婚，最后一次出狱后，他又找了一个乡下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成了家，两个人有一个女儿，正在读小学，夫妻二人开了个家庭小旅馆，以此来维持生计。  
使我对吴征改变看法的，是一次偶发的调漂事件。坐在河边垂钓，因为水情的变化，经常会把浮漂上调或下调。钓友之间，顺势将鱼杆伸过来，哎……哥们儿，给咱往上捋两目。这本是互相帮忙，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然而，那天早上，吴征伸过去鱼杆，让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给往下捋两目。没想到，那人很不礼貌地说，对不起，不给你捋！

吴征说，咋啦，哪一点儿得罪你了。那人挑衅似的说，也没咋得罪，就是看着不顺眼。  
我看得清清楚楚，吴征的脸，青了白，白了青，额头上的青筋豆角似的肿胀来、肿胀去……但他终于没发作，起身换了一个地方。  
过后，刘哥告诉我，他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年人暗自捏一把汗，真害怕吴征一时忍不住，动手把他按进河里淹死。  
刘哥与吴征是邻居。刘哥说，吴征从小就练武，一身好功夫，就说现在，别看年龄大了，三两个人一齐上，也不是他对手。吴征的变化，全在于找了个好老婆。他老婆叫小枝，人贤惠得很。小枝嫁来后，对吴征约法三章，犯法的事儿、坏良心的事儿、伤天害理的事儿，一样都不能沾。否则，随时散伙。  
后来，他们的女儿出世了。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小女孩也格外逗人喜爱，一天到晚老爸长老爸短的，吴征说，哎……哥们儿，给咱往上捋两目。俗话说，人老惜子。吴征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吴征说，有好多次，都是刀柄已经攥在手上……唉，想想俺闺女，想想她娘儿俩，算啦，认一回怂吧！

# 我与《漯河日报》 的情缘征稿启事

创刊于1986年的《漯河日报》，今年是她而立之年。三十年来，一代代报人在这里成长成才，成为名记者、名编辑；一名名通讯员在这里崭露头角，一步步成长为当地有名的“笔杆子”或走向领导岗位；一个个读者从这里知悉党的政策、获得信息、得到帮助。三十年来，她影响了一代代读者，很多人与她结下不解之缘。在《漯河日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本版特开设“我

与《漯河日报》的情缘”专栏，请本报记者、热心读者、通讯员讲述自己与这份报纸之间发生的一个个人的故事，以纪念她三十岁生日。  
来稿内容要求真实生动，见报稿每篇1500字左右（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也可配发与内容相关的历史照片，稿酬从优。  
来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  
联系电话：13783065109

